

井冈绿林传奇

黄仲芳 著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世人皆知
- 毛泽东『与绿林为伍』之前
- 井冈山历来卧虎藏龙
- 历史的大戏一幕幕上演
- 本书告诉你
- 这真实的一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井冈绿林传奇

黄仲芳 著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世人皆知
- 毛泽东『与绿林为伍』之前
- 井冈山历来卧虎藏龙
- 历史的大戏一幕幕上演
- 本书告诉你
- 这真实的一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绿林传奇/黄仲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14-04311-4

I. 井...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961 号

- 书 名 井冈绿林传奇
编 著 者 黄仲芳 著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页 2
印 数 1—4040 册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11-4/I · 158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回	范山阳聚众造反	陈梅卿暗中施威	 (1)
第二回	匡正义屈死黄泉	思剿计黔驴技穷	 (11)
第三回	范保主含恨离世	胡营长人财两空	 (21)
第四回	朱孔阳落草井冈	范秀姑含冤自尽	 (31)
第五回	胡团长率兵进剿	朱聋子沉湎酒色	 (45)
第六回	尹道一暗中买枪	王南斗只身入伙	 (57)
第七回	虔诚汉雪夜扫墓	负义贼恩将仇报	 (68)
第八回	恶土匪暴死他乡	笑面虎一筹莫展	 (78)
第九回	朱聋子怜香惜玉	陈梅卿寻花问柳	 (89)
第十回	船底坑暗筹银饷	下庄村独树一帜	 (99)
第十一回	众弟兄歃血盟誓	猛绿林首次吊羊	 (110)
第十二回	龙虎相斗缔盟约	两败俱伤渔翁利	 (121)
第十三回	杨佐山进退两难	潘啸山玩火自焚	 (132)
第十四回	尹湘崖投奔绿林	钟锐奎虎口立功	 (142)

第十五回	尹道一穿梭外交	朱孔阳被迫下山	(151)
第十六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柳暗花明又一村	(160)
第十七回	唐光耀泰山压顶	罗冬生逢凶化吉	(169)
第十八回	大丈夫义不容辞	好英雄再结良缘	(180)
第十九回	使伎俩得不偿失	谋生计投身绿林	(190)
第二十回	抚百姓亚春破财	闹纠纷金彪负重	(201)
第二十一回	知恩图报结其心	丧尽伦理享风流	(210)
第二十二回	争功利各怀鬼胎	运帷幄调兵遣将	(219)
第二十三回	聚钱财失尽民心	图东山扯旗造反	(229)
第二十四回	激民愤祸从天降	遭厄运惨绝人寰	(238)
第二十五回	为剿贼英雄虎胆	谋大计各显神通	(248)
第二十六回	举义兵兴师动众	剿恶贼四处布网	(257)
第二十七回	龙虎相斗起风云	争雄称霸暗伤人	(266)
第二十八回	遭袭击身陷囹圄	遇亲人化险为夷	(275)
第二十九回	为招安两冤相报	结盟约殊途同归	(284)
第三十回	设圈套道一受賄	鸿门宴冬生被擒	(294)
第三十一回	作恶贼殁命永邑	山里精死里逃生	(302)
第三十二回	亡命汉誓结生死	设连环巧除恶魔	(310)
第三十三回	生内变梅卿染疴	起风云南斗思变	(319)
第三十四回	谋进剿苦无良策	遭巨变一命归西	(329)
第三十五回	图报复道一起兵	寻山林南斗游击	(337)

第一回 范山阳聚众造反 陈梅卿暗中施威

话说民国初年，金秋时节，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鹅岭脚下，一片热闹景象。那日，秋风送爽，群山黛绿。船底坑村的范氏宗祠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只听得连珠炮响，十里乡场的客民们，蜂蜂拥拥，挤挤轧轧，把个祠堂挤得满满实实，水泄不通。

只听得同宗兄弟范俚仔打了个唿哨，嚷道：“范保主驾到！”话音刚落，祠堂前立时鸣锣奏乐，欢声雷动。保主范山阳领着各姓族主，穿过人群，步入祠堂。这时，范山阳的拜把老庚李亚民朝前禀告道：“保主，按你的吩咐，客民们均已到齐，一切布置停当，请保主定夺。”范山阳神采飞扬，微微含笑。他朝台下的客民们拱拱手，言道：“有劳众位，大家辛苦了。今天乃是咱客民歃血结盟的好日子。蒙祖上的洪福，传下基业子孙，理当是五谷丰登，人丁盛旺。怎奈历年来，土人蠹贼，从中作梗，自成立匡救会以来，掠我财物，劫我妻室，鱼肉我羸弱山民，此口恶气，岂可咽得？如今天下不平，匪盗四起，我受众人所托，定当统领诸人，同土人决一雌雄！”言毕，手起刀落，一只蹦达达的公鸡立时蹬了腿。众人盟过誓，饮过血酒，正欲将洪冈会会匾挂在宗祠上，只见范福祥风风火火，直奔祠内。范山阳见范福祥神色恍惚，知有急事相告，问道：“阿祥，什么事这等慌张？”范福祥脸色铁青，气喘喘地嚷道：“保主，大事不好了。十三团在渊泉村捉人掠物，还扬言要来纳捐收税，连李足德的兄弟都给

关了。”看官，你道李足德的兄弟是何人？乃是保主范山阳的结拜义弟，名运德，乃范山阳的智囊军师。此人被捉，范山阳焉能不怒？范山阳拍案而起，怒火满腔：“这帮蠢贼好大的狗胆，居然如此无礼！”众人见保主大动肝火，便纷纷嚷了起来：“保主，土人欺人太甚，我等豁出去同他血战一场！”“井水不犯河水，客籍人也不是好欺辱的！”“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还不晓得咱们的厉害！”刹时间，祠堂内外，哭叫声、骂声、跺脚声四起。那些血性汉子们，早已操起斧头棍棒，只等领头的一声号令，即刻寻土人见个高低！

看官，你道这客民是好惹的么？这客民气度豪爽，生性好斗，乃是明末清初时代，从广东、福建及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无业游民。这游民骠悍精壮，个头墩实，擅爬山，爱打猎，常以山里精自居。初时冬去春来，往返于两地，后来见此地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便渐渐在此地开荒拓野，繁衍后代。因平原地带已经为土人所踞，客民只能以山地结寨，刀耕火种，以此谋生。开初，土客山民，互通猎物，馈赠土地，彼此往来不断，后来因土劣挑唆，两籍常常为土地、宗祠发生争执，以致流血事件屡屡发生。土籍人倚仗着人多势众，且又勾结官府，常常巧立名目，欺辱压榨客民。客籍人苦于人少势薄，加上深居山地，很难集中，故而只得忍气吞声，任受宰割。随着天长日久，土人压迫过重，客民便联合范、刘、王、李、郭、朱等三十六姓，称“三十六太保”，推选范山阳为保主，以与土籍人抗衡。土籍人见客民蠢蠢欲动，也不甘示弱，遂组织十三个村的土人，称“十三团”，举乡里士绅陈梅卿为团庄，欲与范山阳拼个死活！

且说范氏宗祠里，客民们磨刀弄枪，正欲闹事，见保主没有吱声，只得骂骂咧咧，忿忿不平。李足德见范山阳气色郁结，心生主意道：“保主，依愚之见眼前时机尚未成熟，我等众人还未可贸然出动，倒不如备下锦罗绸缎，带些活鸡活鸭，先自笼络一番，敷衍土人，待日后时机成熟，兀自杀他个片甲不留。你看如何？”李亚民拍掌言道：“此计甚好，使得，使得！”范福祥一听，则动了肝火，怒道：

“送他个屁，老子今天就与他拼个死活。”说着，操起一把鸟铳，就要冲出祠堂。此时，那些火暴暴的汉子们也跟着起哄。一时间，祠堂里像煮开了水似的沸开了。范山阳见状，指着范福祥厉声喝道：“站住！你今天莫不是吃了豹子胆啦！”众人见保主动了肝火，收住脚步，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不知该作何状态。李亚民进言道：“保主，事不宜迟，当断则断。依我之见，不如派足德带上几个弟兄，先去谈判，如若放人，自当了结此事，倘不放人，再行计议。”范山阳双眉紧锁，言道：“嗯，此计正合我意，惟有足德兄能当此重任！”李足德见保主如此信任自己，心自欢喜三分，道：“蒙保主错爱，足德定当受此重任，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范山阳见李足德慷慨陈辞，道：“足德兄此行，事关重大，系我洪冈会声誉所在。此行速去速回，我在此处静听佳音。其余各姓人马，先自回家。”言罢，众人各自散去。

李足德身负重任，辞别保主之后，带着本村人氏罗达全、王茶古诸人，行色匆匆，疾速赶往渊泉村。这渊泉村本是土籍人所踞，洪冈会自匡救会鼎立之后，范山阳便广收门徒，网罗势力。不久，纳下了李足德、罗达全等诸位破门弟子。

李运德兄弟俩乃是土籍人士，缘何撇下匡救会而改投范山阳呢？其间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情缘。

渊泉村地处土客相邻之地，历来为土客山民所共有。圩场虽说不大，可货物齐全，南来北往，土客混居。李运德兄弟乃此地人氏，因祖上殷富，留有财产。李运德读过几年书，略通文理。靠着祖先的荫护，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生。自土客纠纷之后，常为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陈梅卿仗着匡救会会主之势，几度染指渊泉村。

一日，陈梅卿遣人至李运德家，邀请李运德前往石门村，商议入会一事。李运德顾及本身利益，遂与众人商量。李运德道：“陈梅卿至信于我，提出入会一事。我等身处土客杂聚之地，既要协调好两籍山民的关系，使我等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不能拂了陈梅

卿的面子，这老贼也不能得罪呀。”罗达全道：“陈梅卿此举，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很显然，陈梅卿在拉拢咱们。”李足德道：“达全说得是。不过，我想此事也不能完全顾全这老贼，范山阳那头也得周全。你想，渊泉村所处要冲之地，客籍人的生意占了大半，仅靠土籍人，行么？”李运德听罢，点点头道：“陈梅卿那儿不能得罪，能拖则拖，至于范山阳，可否与他取得联系？”“不可。”李足德不容置疑地答道：“陈梅卿已露虎狼之心。他也知道咱们私下与范山阳有往来，就眼前的情况来看，先与陈梅卿虚与周旋，至于范山阳，暂且没必要联络，待事态发展再作定夺。”李运德权衡利弊后，表态道：“既然诸位有此意愿，我看就这样办吧。”言罢，嘱人修书一封至陈梅卿，言愿意加入匡教会，只是现在还不合时宜，容稍后再入不迟。

李运德打发人送信后，心中仍起伏不平。看官，你道这是为何？原来，李运德等人早已与范山阳暗中有过来往。渊泉村虽与石门相隔不远，尽属土籍人所辖。然而，地处土客杂居要冲的渊泉村，客籍人过半，生意大多为客人所做。为此，李运德得利不少。他与范山阳暗中有个协约。允许客籍人在此做生意，并在税收上予以关照。李运德此举，虽然赢得了范山阳的赞许，可却得罪了陈梅卿。李姓众位弟兄暗暗为李运德担忧不已。

几日已过，陈梅卿收到李运德的信后，大为恼火。骂道：“李运德身为土籍血种，数典忘祖。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胡建丰道：“李运德明里打着土籍人的招牌，暗中却帮着客籍人，此等变色龙角色，实在可恶。”刘瑶峰也道：“李运德斗胆与咱抗衡，并非空穴来风。我看他是有来头的。”陈梅卿不以为然地问道：“有什么来头呀？”刘瑶峰不紧不慢地言道：“你想呀，李运德乃渊泉村商会会长，全权掌管经济大权。碍于您的威望，他不便过分得罪你。也不想让你过多地涉足渊泉村，渊泉村此等肥得出油的好去处，焉能让你染指？李运德狡兔三窟，非等闲之辈。他一面与你周旋，另一面却暗中与洪冈会往来，似这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贼子祸害不浅呀!”陈梅卿听罢,心里委实不好受,言道:“李运德与我为敌,有他的好日子过。”说完,稍停片刻,又道:“得想个法子来制服他!”遂与众位头领掏空心思,想着对策。不题。

却说李运德打发众头领走了,忧虑重重。在他的脑海里,时不时浮现出陈梅卿的身影。李运德思虑良久之后,书信一封,火速发往小龙坑。他要提醒范山阳,陈梅卿有非分之想,渊泉村早晚难保。范山阳接信后,心情异常沉重。几年的交往,使他有幸结识了李运德兄弟俩。为保全客籍人的利益,运德老弟竟不惜得罪陈梅卿。此等胆识,谁人可比?范山阳深为李家兄弟的高尚品德所赞叹!

再说陈梅卿经一番密谋使出毒计后,厄运终于降临到李运德头上。陈梅卿一道增加税收的旨意下到渊泉村。凡在此地经营的各种农产品一律增加三成税收,如有不服者,当以叛党乱政者论处。此公告颁布后,渊泉村一片大乱。连续几圩,寥寥数人,无人购货。李运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急召众兄弟商议对策。李运德道:“陈梅卿心狠手辣,竟然使出如此狠毒手段!如此看来,这老贼已向咱们开刀了。”罗达全道:“既然陈梅卿已经动手,咱们也不能示弱。干脆来个针尖对芒刺,硬碰硬。”李足德道:“话虽这么说,可咱们还得想出个万全之策呀,不能凭一时之气了结此事。”李运德苦笑一声,道:“足德说得对。咱们还是想想办法。”罗达全点点头,言道:“陈梅卿此举,并非凭一时之气而来,而是由来已久。现在看来,已露端倪。加税一事,看似简单,实为陈梅卿想折散咱们与范山阳的往来,在经济上打垮咱们。”李足德道:“达全兄说得对。陈老贼以加税为名,迫使客民不敢前来。此计真是狠毒!”罗达全道:“无论如何不能上老贼的圈套。依我看来,可作两步棋走。其一,由运德兄书信一封给陈梅卿,表示愿意加入匡救会。老贼很看中这点,名义上的加入,并不损咱丝毫声誉,只不过权宜之计。其次,说明渊泉村乃偏僻之地,并不富庶。加税一事,不合情理,宜

以减免；如若强加民意，后果不堪设想。渊泉村垮了，陈老贼那儿也无半点好处，此等利害关系，老贼必定心有所虑。其二，暗中派人赶往小龙坑，告知范山阳，串联客民，不为老贼淫威所惑，照例旺圩。只有这样，事可成功。不知运德兄意下如何？”李运德是位足智多谋极有城府的人，听罗达全这么一说，心里有了主意，道：“达全老弟考虑周到。此事两头并进，极为妥当。”停了停，无不忧虑地又道：“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陈梅卿老谋深算，不一定会上钩。”李足德见兄长心事重重，劝道：“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兄长也不必过于忧虑，我等已竭尽全力，只能如此了。”李运德点点头，嘱人分头去办。不题。

话分两头。李运德的信抵石门村后，陈梅卿哪里肯依？连续两日来，渊泉村圩场上，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陈梅卿眼见李运德不听使唤，岂有不气之理？遂撇下众头领，带上数名家丁，直奔渊泉村而来。李运德听说老贼来了，怎敢怠慢？忙叫人准备好菜饭，自个儿寻陈梅卿而来。李运德心里明白，此番面对面的相斗，必定翻脸无情，其后果可想而知。好在心里早有准备，自觉踏实多了。李运德从容镇定，见过陈梅卿后，陈劈头责问道：“李运德，你好大的胆量！为何不按公告办事，是何居心？”李运德见状，并不示弱，答道：“此等公告，祸国殃民，凭啥要执行？”陈梅卿见李运德敢顶撞他，老羞成怒，喝道：“好你个李运德！如今你翅膀硬了。你抗命朝廷，随意减免上供税收，勾结土匪范山阳，企图乱政谋反，罪莫大焉，你死到临头了！”李运德不为陈的淫威所动，反唇相讥道：“老贼，你以为你说的那些我会怕你么？那是你强加在我头上的。渊泉村的情况，哪个不晓得？就是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也不怕！”陈梅卿气急败坏，连声嚷道：“好好好，你李运德有理，有理。”说完气得一脸苍白，领着家丁欲出门而去。罗达全等人见了，好言劝让，挽留陈梅卿，要他不要生气，以免坏了身子。李足德也假意留客，要他静下心来，吃了饭后再走。陈梅卿死要面子活受罪，哪愿

意呢？遂不顾众人的挽留，领着家人，径直返家。

再说渊泉村遭受损失后，客籍人的财路顿时断了。范山阳故而三日来愁肠百结。没想到数日之后，圩场又红火起来。范山阳知道那是李运德从中巧于周旋，才使得圩场有了转机。客籍人见状，都言李运德是个活菩萨，是咱客民们的救命恩人。有好心肠者数人，自愿捐资财物，委托范山阳代为转送。范山阳出于对李运德等人的尊敬，答应下来。稍作准备，几日后，领着几个家人，径直往渊泉村而来。那日，也是合当有事。范山阳满心喜悦，起了个大早，嘱人将东西包扎好，正当出门。忽听得一阵哭泣声。范山阳尚未回过神来，一年幼者头挂白巾，全身素白，跪倒在范山阳脚下：“舅父大人，我父昨夜殁了。”范山阳见是自己外甥报丧，道：“知道了。”遂将外甥扶了起来，嘱内人道：“今日我有事外出，你代表咱前去奔丧，若时间来得及，我亦会赶来的。”内人嘴上答应，脸上却挂不住，道：“你就不能挑个日子外出？今晨乌鸦啼了一早，谁晓得是不是坏兆头？”范山阳一听，一脸乌黑，喝道：“你少啰嗦！男人的事你少管。”言毕，领着众人匆匆下山。行了约摸十里地，范山阳远远地瞧见李足德、罗达全等人朝山上走来。范山阳顿感情况不妙，遂高声嚷道：“足德老弟，我是范山阳！”李足德一行仰视山头，见是范山阳已下山，喊道：“范大哥，出大事了！”说完，直奔山上而去。范山阳声色凝重地问道：“究竟怎么了？”李足德见问，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道：“我大哥运德被陈老贼抓走了。”范山阳强压住胸中的怒火，言道：“足德、达全两兄弟，你等在渊泉村已无法再呆下去了。如不出我所料，陈老贼下一个目标，绝对是你俩！依我之见，速速与我上山，再不能葬送虎口了。”李、罗二人想了想，觉得范山阳的话不无道理，遂答应上山，一行人快快返回。不表。

且说匡救会头领陈梅卿自捉得洪冈会李家兄弟之后，忙召集十三团的心腹胡建丰、刘瑶峰计议。忽然间，哨兵飞也似奔来，传言李足德领着洪冈会数人，抬着礼品，已抵村头。陈梅卿暗自思

付，洪冈会遣人送物，必定为掳人一事而来，忙带着众人，出门迎接。宾主寒暄一阵，各自坐下。陈梅卿捻了捻腮下的山羊胡须，言道：“足德老弟此行来，莫不是想释人？”李足德答道：“正是。”刘瑶峰道：“此等小事，何须尊驾亲自来？恕我直言，渊泉村历年为土籍人所有，自范山阳斗胆深居我地之后，与我土人明争暗斗，好端端的一个村庄，直弄得鸡飞狗跳，委实不得安宁。”罗达全见状，言道：“范山阳乃客籍人士，素与土人无仇，前番在此发展会员，实为精诚团结，与土人和睦相处，叵奈你等众人，不分事理，捕人掠物，还恶意诽谤。试问诸位掌门人，李家兄弟究竟犯了何法？！我兄弟李运德与你陈梅卿前世无仇，今世无冤，只因与你政见不一，你便心狠手辣，封了家产不算，还把他关了起来。我等众位兄弟要不是趁早打算，早已落入你的魔掌。”陈梅卿不听则已，一听便恼怒万分，喝道：“放肆！村野匹夫，居然如此无礼！”刘瑶峰见众人相持不下，便道：“捕人之事，实非团庄所愿，只因近日客民蠢蠢欲动，不以土人为是，竟敢公然抗租纳税。远的不说，就渊泉村而论，范山阳覬觐多时，结党营私，意在破我团规，这等事体天地难容！”王茶古沉了半天，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喝道：“陈梅卿，你到底放不放人？”陈梅卿怒道：“不放，你又敢怎样？”王茶古怒目圆睁：“不放，那自有你的好处。”胡建丰见两军对垒，也不甘示弱地嚷了起来：“不放人，你还能咬我的球不成。”众人吵吵嚷嚷，莫衷一是，闹了半天，毫无结果。李足德见事已至此，知己无法谈判，遂领着众人，愤然离去。

李足德人出得村子，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众人心情不快，匆匆赶路。行至村东头一片密林地时，忽听得一阵吆喝声，密林里陡然间跳出十来条汉子，蓬头垢面，操着马刀、鸟銃、棍棒等器什，朝李足德等人扑来。李足德定睛一看，喝道：“何路蠹贼，竟敢在此拦路打劫？”那蒙面汉子也不答话，操起棍棒，分里三路外三路，朝三人打来。李足德见状，忙从腰间拔出双口鸳鸯刀，厉声嚷道：“达全兄，你等速速离开此地，稟明盟主，这几个蠹贼，由我来收拾他！”不

等李足德开言，罗达全、王茶古两人早已开了杀戒。只见得罗达全满脸杀气，一条穿心三节鞭，上下飞舞，直打得天昏地暗，李足德催促之言，他全然不放在心上。几个人你来我往，斗了好一阵子，王茶古索性脱去上衣，露出虎背熊腰，一把广刀左右使唤，连连砍倒数人。此时，李足德、罗达全趁势相助，王茶古乘机探了究竟。他蹲下身子，剥去死鬼的上衣，只见那死鬼胸前刻着一条纹色青龙。王茶古见状，立时大怒，吐了两口唾沫，道：“好个匡救会，我叫你死个痛快！”说着，连连砍了那死鬼数刀。原来，但凡匡救会的人，入会那天，青壮汉子均要喝血酒，纹青龙，以壮其声威。王茶古见那死鬼胸前的纹龙，知是匡救会暗算，胸中的怒火自不消提起。斗了半个来时辰，三人渐渐力怯。此时，李足德连中数棍，已经是气息奄奄。罗达全见状，知大势已去，忙催王茶古道：“茶古老弟，事已至此，望你速速返回小龙坑，禀明盟主，我等与匡救会誓不两立！”王茶古虽已力怯，可胸中怒火正旺，见义兄连番催促自己，暗暗一想，今日相斗，虽敌众我寡，如若半途返回，岂不落得个贪生怕死的骂名？倒不如豁出去杀个痛快，纵然是死了，也搏得个青史留名。主意已定，便嚷道：“二位大哥，我王茶古生来就是个不怕死的人，不要说这几个蠹贼，就是多来几个我也不怕！”说着，抢前一步，一手扶着李足德，一手使刀。罗达全哪料到王茶古不听使唤，一时恼怒万分，忙推开王茶古，声色俱厉地喝道：“孽种，你要死还不容易么？匡救会正等着你去送死呢！”李足德重重叹了一口气，言道：“好兄弟，为了咱洪冈会，你速速回去报信，切莫辜负了保主的一片期望。”言罢，昏厥在地。此时，众蒙面人一起上前，捕了李足德、罗达全二人。王茶古见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只得杀开一条血路，直奔小龙坑。

再说范山阳遣人下山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几日来，四处派人打听，均无下落。那一日，忽报王茶古回山，范山阳即刻出门相迎。只见王茶古衣衫褴褛，满脸血痕。范山阳一时惊呆，问道：“足

德达全两人呢？”王茶古见问，扑通一声，跪在范山阳脚下，哭道：“都被匡救会捉去了，如今生死未卜。”说着，王茶古将李足德三人如何与陈梅卿谈判，如何遭人暗算等一一禀告范山阳。范山阳一听，立时血涌头顶，脸色俱变。众人见状，忙扶着保主，走进祠堂。看官，你道范山阳如何不恼？匡救会前番捉了范山阳的智囊军师李运德等众人，今日又捕了李足德、罗达全二人，洪冈会几员心腹大将，均惨遭敌手，范山阳如何不气不恼？稍过片刻，范山阳气色稍缓，言道：“众位兄弟，我等客民历年来受尽土人的欺辱，此仇不报，我范山阳枉为三十六太保保主！”众人见保主决心已下，便各自纷纷磨刀擦枪，舞棍弄棒，决心大干一场！正是：英雄豪杰多磨难，惟有暗箭最难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匡正义屈死黄泉

思剿计黔驴技穷

话说众蒙面人劫得李足德、罗达全二人，疾速赶回渊泉村报功。陈梅卿见事已办妥，心中大喜，忙吩咐摆酒庆功。酒宴过后，陈梅卿吩咐妥当，留下刘瑶峰众人，携胡建丰诸人，连夜赶回石门村。

次日一早，渊泉村东头晒谷场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按照陈梅卿的吩咐，刘瑶峰在此督斩李运德诸人。只见刑场上，旌旗飞舞，阴森恐怖。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坛冬酒。桌前放着七个大木桩，几位刀斧手，手握锃亮的广刀，威风凛凛，看上去煞是惊人！须臾光景，李运德一行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这日说来也巧，本村有个叫张广富的人，因与洪冈会有些瓜葛，加之此人乖觉，与匡救会的人混得烂熟，遂瞒过众人，私下潜往小龙坑告发。

范山阳本当起事，听张广富密告后，更是十万火急，遂统领三十六姓，浩浩荡荡，直抵渊泉村救人。哪知山路崎岖，路途遥远，范山阳尚未抵达渊泉村，李运德等众位汉子便已成了刀下之鬼。范山阳见诸位兄弟死于非命，真是悲伤至极，高声嚷道：“诸位兄弟，匡救会杀我弟兄，犹如伤我十指，今日我范山阳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言罢，挥舞大刀，喝道：“杀！”众人见保主开了杀戒，遂纷纷下山。看官，你道这客民野性顿发，真如猛虎饿狼，直杀得天昏地暗！这土人哪里抵挡得住？不消一个时辰，洪冈会人马，所向披靡，七

八个村庄，遍地尸首，火光冲天，就连匡教会首领刘瑶峰也成了刀下之鬼！

再说陈梅卿一行回到石门村。这石门村本是陈梅卿的老家，陈是个乡里士绅，清末中了秀才，一直隐居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陈梅卿经营数年，拥有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因年长辈高，且又是难得的文化人，众人便推举他为十三团团庄、匡教会会首。那日，陈梅卿领着众人，正欲上莒莆州收谷纳捐，忽见得驿道上行人如织，神色惶惶。陈梅卿问道：“何等这么慌张？”一老嫗见是陈庄主问话，一时泪如泉涌，哽咽道：“老天爷作孽罗，团庄你要为咱作主哇！”陈梅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究竟出了啥事了？”老嫗道：“洪冈会昨日烧了一日，渊泉村等七八个村子均遭涂炭，我等趁早逃脱，才幸免于难。”陈梅卿远眺西天，只见山谷间浓烟滚滚，煞是凄凉！众人见状，好生懊恼，真想豁出去，寻客民拼个高低！陈梅卿终是老到，暗想，如若出师报仇，无疑是你死我活，终免不了你死他伤。常言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等赔本的买卖焉能做得？倒不如备下礼物，到官府暗中周旋，倚仗官府势力，铲除客民。此行倘能成功，岂不是两全其美？既保全了自己的势力，又削弱了客民的力量。主意已定，陈梅卿领着众人暗下准备。

次日晌午，陈梅卿打点人马，备下礼物，径直前往永新县府。不消两日，几人已抵县城。俗语说，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切莫来。陈梅卿上下打点，暗中使些现洋，贿赂官府衙门。永新县府知事姓饶，名宗羲，是个贪财忘义的小人，见陈梅卿如此慷慨大方，进剿一事，自然不在话下。

且说范山阳统率人马，厮杀一阵之后，掠得大量财物，浩浩荡荡，返回小龙坑。几日之后，范山阳清点财物，将剩下的牛羊，均分给各户。众人见保主仗义疏财，且又气度豪爽，越发对他尊重三分。那日众人聚在一起，商议事宜。范山阳道：“此次洪冈会出师报仇，虽凯旋班师，但土人绝不会干休，望诸位务必小心谨慎，有事